

散文

心灯一盏

卢亚兰

戈壁滩的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呢?应该是第一朵花开的时候吧。

元宵节的午后,我和王鑫约好去聚乙烯醇化验室拍视频,早到了几分钟,便在门口等他。走过化验室的转角,水暖井旁边的一丛绿意吸引了我,快步踏过一片荒芜,跨过那个神秘的边界,我发现水暖井周围的小草已如手指般长,还有一株紧贴着井口壁生长的蒲公英,捧出了一盏金灿灿的小花。我蹲下来轻轻抚摸那小草和小花,柔软、冰凉,急忙缩回了手,生怕我的热烈惊扰了它们的宁静。

久久注视这一抹早到的春色,瞬间有无数的新涌上心头,仿佛我已走进了一个浓烈的春天。种子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,在冰天雪地中沉睡的它们能被水暖井周围散发的一点温暖唤醒,长成了戈壁滩的第一抹春色,这个隐蔽的角落阳光很难抵达,却丝毫不影响一朵花的绽放。

“你在哪?我到了!”王鑫的电话把我从遐想中拉回,起身离开,回头再看一眼那朵金灿灿的蒲公英,犹如一盏小小的灯点亮在那个阴暗的角落。在那方寸之外,戈壁滩的春风微冷,草木枯黄。

除了这朵蒲公英,戈壁滩还有一朵芬芳开了春天。

春节过后去公司培训,晓静在路上跟我分享了一朵花的故事。节后第一天打开党员活动室的那一刻,她被满屋子的芳香震撼了,急忙在一排花盆中寻找,原来是墙角的那盆碧玉铁开出了一串白色的花。一朵朵细长的小白花堆叠成一串穗状的花絮,隐藏在一人高的浓密绿叶顶部,安静地绽放着,悄悄积聚的芳香溢满了那个十平方米的房间,如一条透明的河流涌向楼道,引来过往的同事探头询问:“什么东西这么香?”一扇不经意间打开的门,泄露了一株碧玉铁悄悄开花的秘密,那芳香久久不散。

晓静说她在推门的那一瞬间才知道芳香沁鼻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在找到花朵的那一刻,她激动地跑到办公室叫同事们来看花,遇见碧玉铁开花是很难得的幸运,那一整天大家的心情都特别好。我这个听到花开的人也被那芳香感动着,约了晓静去看了那株会开花的碧玉铁,虽然它花期已过。

花香可以愉悦心情,遇见花开的刹那,仿佛点亮了一盏心灯,心间的寒冷与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了,美好和力量像被风唤醒的春天,又一次发了芽。也许正因如此,才会有很多人喜欢养花,爱花的人,内心应该都是柔软的吧!

身边有很多爱养花的人,以前班组的同事余工就是。他总是把培育好的小花苗带到班组,养在实验台上,或者让我们带回宿舍养在窗台上。我就养过一株他送的昙花。有一次他给我们看他家的昙花照片,一朵株正在盛开的昙花,白色的花朵象一个个芭蕾舞演员站满墨绿色的舞台。“实在太美了,比我种的任何花都好看!”听着他一个劲儿地称赞,我就特别想看那朵昙花仙子开花的全过程,决定养一盆昙花。第二天,余工带来了几片昙花的小叶子,帮我们插在一次性纸杯中育苗。

那小苗像一片没有刺的瘦弱仙人掌,在宿舍的窗台上放了好久好久,始终没有动静,旁边宿舍一起育苗的姑娘实在等不及了,一个多月后便放弃了。我的那片小叶子等了三个月左右才顶出一点新芽,我把它栽种到小花盆中,期待着它开花的样子。可它实在长得太慢了,一度被室友嫌弃:“都没有花的样子哪有开花的潜力,还没有我的蒜苗长得好看!”“别着急,等它开花的时候咱再跟你那泡面搭档比吧!”我始终坚信它是花中仙子,是林清玄笔下那朵唯美的忘情花。虽然我们背阴的宿舍窗台上阳光很少,可我们却满心期待窗台的几盆绿植能茁壮成长。后来各自成家的我们都搬离了宿舍,那株仅仅长了两片叶子的昙花也被我小心翼翼地带回了新家。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,那株从戈壁滩带回来的昙花也长成了一大株,一直高高瘦瘦,却始终没有开花,后来因为移植不当而枯萎了,我那个想在深夜看昙花绽放的浪漫愿望也落了空。可在我心里,却似乎已有过很多次昙花绽放的瞬间,等一朵花开的过程本身已是无限的美好。在戈壁滩的宿舍,那单薄的昙花叶片,一直是最坚韧的春色,是我们简单又美好的期待。

是的,戈壁滩的初春花儿很少,但春天从来没有缺席。那些细碎又微小的美好已足够丰富一个短暂又单调的春天,也足够点亮一段平凡的岁月。

(作者来自宁夏能化)



井边花事。 沈志军 摄



青海门源百里花海。

周占成 摄

诗歌

故园柳

陈松

风一摇
就想起老家的门
枝条垂着旧时光
拂过墙头
也拂过童年
春来抽芽
冬来时不语
守着一方小院
离家的人走远
它仍站在原处
轻轻晃着
像一句没说尽的叮咛
(作者来自江西石油)

散文

我的老师 我的梦

崔向珍

1983年的春天,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病休假。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心里咯噔了一下,因为这可是我喜欢的语文老师,我最喜欢上的语文课。

我们这个乡中中学,很小,只有三个年级三个班,可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个学校的热爱。虽然成为一名初中生才刚刚半年多,我的语文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,尤其是作文,一直被老师当作范文讲读。如今语文老师突然请假,对我的打击着实不小。

刚开始几天,我们的语文课由初二或者初三的语文老师带着,你讲一课他讲一课的,衔接潦草,我听得心烦。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语文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啊。终于有一天,学校给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语文代课老师。当听到老师的名字后,我一半开心一半担心。我开心的是,这个韩老师和我们同村,学识渊博,就是因为特殊年代的身份问题,一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。他来给我们上课,应该算是我们这班孩子的幸事。我担心的是,韩老师没有当过老师,他会不会教课?能不能把我们教好?

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韩老师上第一堂课,就把我降服了。他不但讲解了课本上的应知应会知识,还耐心地讲解了国学小故事。听着他声情并茂的讲解,看着他黧黑脸庞上慈爱的笑容,我所有的烦恼和担忧一起烟消云散了。

韩老师来了,我的作文还是被当作范文讲读。他经常鼓励我,好好学习,把基础打好,把作文写好,将来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。我也很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,像写《小橘灯》的冰心先生一样,用宽阔的胸襟,干净的情怀,去书写温暖的阳光和美好的世界。可是现在,我连订一张《中国少年报》都困难,课外书更是看着。我的世界这么小,我的作文除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看,又怎么可能像《中国少年报》上的那些文章那样,让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看到呢?

听了我的想法,韩老师找出一张《中国少年报》,指着上面的地址告诉我,这是投稿邮箱,等我给你买两张稿纸,你誊写好了,我帮你寄出去就行。如果报社采用了,就会变成铅字,印到报纸上,全国各地的同学就可以看到啦。

韩老师说做到。他很快给我买来了红色方格的稿纸,白色的信封。我把一篇幻想小作文一笔一画地抄写在稿纸上,又一笔一画地写好信封,交给了韩老师。韩老师笑逐颜开,仔细地读了几遍,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公社邮电所,把稿子寄了出去。

从稿子寄走的那天开始,我就渴盼着自己的作文能够变成铅字。但是没有等到我那篇作文变成铅字,韩老师的代课就结束了。很多时候,我在想念他的时候,就会想起那篇没有结果的稿子,想起韩老师那些鼓励的话语。一个家庭困难到喝野菜汤啃青玉米的代课老师,给我买了珍贵的稿纸和信封,还有一张八分钱的邮票,我的作家梦在他心里有多重,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能够掂量得很清楚了。

珍贵的稿纸和信封,还有韩老师那些鼓励的话语,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。虽然韩老师走后不久,我也无奈辍学,走上了艰难的谋生之路,但是韩老师留给我的作家梦却一点点生了根,发了芽,在贫瘠的土地上慢慢生长起来,最终结出了甜蜜而馨香的果实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我见春山多妩媚

楚学朋

一年一度,从不爽约。和来自西伯利亚气势汹汹的干冷空气相比,暖湿的太平洋季风来得悄无声息,将鄂鄂交界处的武陵山脉染上了极有层次感的嫩绿。

和春风一起到达湖北利川建南镇的,还有淅淅的春雨,不甘落后的印度洋气流也随而入山,新雨濯新绿,莽莽群山突然就苏醒了,山林中的鸟鸣、岩壁上的小黄花、山尖撒棉花糖样儿的云团、溪底觅食的麻鸭,都醒了。但真正让这山灵动起来的,是行走在山间的物探队员。身上的红工衣如跃动的火,在汪洋肆意的绿波中那么点睛的一红。

江汉油田研究院采集处理所的杨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,手里提着一根路边捡来的树棍,小心翼翼地拨开遮蔽了山道的藤蔓、草丛。在大山里行走了18年,他知道里面会藏着些啥,那些蛇虫鼠兽的山间“原住民”,似乎不太喜欢这些打扰了他们清静的陌生人。

隔着厚厚的鞋底,仍然能够感觉山岩的粗粝,坚硬却踏实,这山岩的根,扎在厚厚的地壳上,与大山浑然一体,能不结实吗?当杨波爬到山巅,积雨云匆匆离开,太阳重新掌握了话语权,为春山披了一层明媚的春色。

曾经,杨波并不喜欢这山,偏偏与大山有着割不断的缘分。他出生在四川乐山,出门见山、行路穿山、眼前皆山,久了便是“相看两生厌”,他时常会想,山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?那年高考时,杨波选择了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长江大学,那一马平川的自在惬意啊。

然而,他选择的勘探工程与技术专业,注定了与艰苦、偏僻、荒凉为伴。西南的大山,好歹还有绿树、溪流、虫鸣,总比荒无人烟的戈壁和飞沙走石的大漠强上百倍吧?可大山,它有着刚硬的锋芒,锐利如刀的碎石和岩片,能划破结实的工衣,就连工鞋也损坏得格外快。山区拥有着变幻莫测的“小气候”,骤然而至的大雨、劈头盖脸的冰雹、肆意咆哮的山洪,让施工格外困难。那漫山繁茂的藤蔓灌木、落叶岩隙,潜藏着无孔不入的蚊虫、小咬和红火蚁,无论是穿行

在丛林中,还是夜晚的宿营,它们的袭扰一刻不停。

大山不仅让石油物探的炮位选择格外困难,更阻隔了讯息、拉远了距离,也遮住了眺望家乡的目光。刚刚走进大山的人,往往会好奇山的那边是什么。杨波当然知道,山的那边还是山,风景并没有什么不同,千百年来它们不就一直这个样子吗?不就一直这样沉默吗?

但杨波又感激着大山。大山虽然沉默冷硬,但对这些与它日夜相伴的红工衣却异常慷慨。大西南的群山下埋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,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海相整装气田威远气田,到2003年我国首个超大规模海相高含硫气田普光气田,再到2007年国内埋藏最深的整装气田元坝气田,一直到2012年全国首个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,清洁的天然气通过川气东送管道,哺育着长江沿线的工业,更在千家万户的灶头绽放出美丽的蓝色火焰,让日子充盈着融融的暖意。

因为大山的馈赠,杨波有了一份成家立业的保障,有了小家,有了爱人,有了孩子,他也渐渐读懂了大山。2025年4月,杨波作为鄂西渝东首个二次采集项目的负责人,率领队伍驻扎进了春雨绵绵的建南大山深处。

距离江汉人第一次对建南进行“采集”,已经过去了57年。1969年江汉油田大会战拉开帷幕之际,一支4500余人的勘探队伍由江汉西进,在建南构造打出了建3井,发现了建南气矿,在中国石化上游公司中率先迈开了进军天然气的脚步,可以说,江汉油田的勘探开发,从第一步走的就是“海陆”并举的路子。

这个与重庆接壤的小镇在入口处,竖立了一块山石雕刻的巨碑,上书“湖北页岩气第一镇”,油气开发让这个千年古镇焕发着勃勃生机,但古镇周边大山那股千百年沉淀而成的原始气息依旧袭人。当杨波带领队伍进入工区时,映入眼帘的是断崖密布、藤蔓缠绕,许多荒僻的地方早已经成为无人区,就连当地采药打猎的山民都望而生畏,除了野兽活动踪迹,只有沉默陡峭的山崖。那时,建南的雨季悄然到来,当他们一头扎进山林,拿着镰刀、踏着泥泞、踩着碎石穿行

在山林中时,才发现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,要想在这里获得合乎标准的资料,难度可想而知。

物探采集,是油气勘探的眼睛,是寻油找气的先锋。杨波在档案室里查阅当年的地质资料时,仍然能从已经发黄变脆的图纸间,感受到那道穿透了时光的力量,似乎能够看到第一批石油物探人攀崖、草棚栖身的身影。正是他们的付出,让江汉油田从年产量百万吨级的小油田,跃升为年产量700万吨级的大型气田。

海拔落差近1400米、663平方千米的工区内,近6万炮准备就绪……人造震源产生的回波,从地下数千米深处传来,被灵敏度极高的检波器接收。

夜静春山空,一炮又一炮,一声又一声,人类通过这样的方式和亿万年不变的地层对话。采集车里是闪烁着红色、绿色光点的仪器,车外,春雨悄然洒下,40万道数据被写入存储器,等待着石化人的解读。鸟儿栖息在树梢,虫儿躲进了草底,溪流声也低不可闻,但那一声一声的回应却愈发清晰。

凌晨时分,春雨停歇,山间传来山民悠长高亢的喊山号子,天边出现了鱼肚白,大山一点一点露出轮廓。18年啊,杨波在大山中行走,在大山中驻扎,看春花,看秋色,敲开了大山的心扉,也品尝着喷涌而出的油气带来的喜悦。

其实,大山哪里沉默了?它只是寂寞而已,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善意。当这个中国石化单次施工面积最大的二次采集项目以资料合格率100%顺利通过验收时,杨波读懂了大山,也读懂了自己,其实自己一直深深地喜欢着这片大山。

见山即见己,可奈可喜,妩媚万千。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

不一样的老樟树

它的木质里有清香,但要揉碎了叶子才闻得见。不像花,老远就扑过来。它的香是内敛的,你得走近,它才给。

这些加起来,就是气节。不是写在书里的那种,是长在骨头里的。不声不响,不争不抢,但该在的时候,它一直在。

像极了厂里的一些老前辈。一辈子不喊口号,闷着头,把自己的活儿干好。厂里好的时候,他们好好干;厂里难的时候,他们也好好干,任凭风来雨去。

厂里垄里垄外,不管走哪条路,路边都有一排老樟树。

没人说得清它们是哪年栽的。树皮沟壑纵横,那是几十年风雨刻出来的纹路。树冠很大,伸开来能罩住半边路。夏天走到那儿,唰一下凉快了,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,洒一地碎金子。

我每次路过,总会多看几眼。不是特意

去看,是眼睛自己会转过去。每一次看,感觉都不一样。

开春的时候,它发新芽,黄绿黄绿的;天冷的时候,它披霜雪,雪落在叶子上,积了薄薄一层,底下还是绿的。

有时候我会想,这些树到底见过多少人?见过那些泛黄年代背着铺盖卷进厂的年轻人,见过他们在树底下乘凉、等人、谈恋爱。见过他们结婚生子,从单身楼搬到幸福村,见过他们一点点地老去。一代又一代,一茬又一茬。树都看见了,树都记得。

有一回,在向阳村邮局旁,我看见一个老人仰着头看一棵老樟树,看了很久。大概,这树底下曾经有过他清晰的故事。

我站在远处,没有走近。

那一刻忽然觉得,这就是厂里的老樟树——不一样的,让人留恋的老樟树。
(作者来自湖南石化)